

兩家高檔餐館鼓舞農村酒莊的心意。

釀酒是一種工業，也是一種藝術，表現為文化和品味，實非短短數載能臻極致。我們期許未來臺灣的釀酒學。

## 臺灣咖啡

旅行到日月潭，Shian 和 Grace 帶著我四處參訪。下午來到魚池鄉「大山水晶咖啡莊園」，說莊園所種植、烘焙的咖啡豆，二〇一一年在日本的世界虹吸壺咖啡大賽奪得亞軍；這是臺灣生產的咖啡豆首次揚名海外，連美國咖啡教母娥娜·努森 (Ella Knutsen) 也感讚：「一開始有很棒的香氣與甜感，接著是留存不散的巧克力味，真是神奇，讓人回味無窮。」娥娜特地造訪莊園，對記者表示，旅行世界各地，很驚訝這裡的咖啡這麼棒，希望臺灣有更多好咖啡，她也樂於為水晶礦咖啡代言。

大山的咖啡園底下是水晶礦脈，乃喚大山水晶咖啡；由於日夜溫差大，露水重，培育出獨特的咖啡豆。

莊園主人余芳霞是畫家，屋內掛了好幾幅她的油畫，和一首張錯的詩（二日）：「假如我們只有一日的短暫相聚／那麼我願把一生的漫長訴說／露重的清晨／除了鳥叫與太陽／吵醒你的應該是一壺香濃的黑咖啡／然後在圓形的玻璃桌上／面對一叢窗外淡紫而羞怯的雛菊／愚騷的童年／動盪的少年／不過是把臂之間／杯底咖啡的沉殿吧……」知道了她欣賞張錯的詩，我買了一本詩集，請張錯簽名寄贈她。

跟人一樣，余芳霞的畫風率真，質樸；她和夫婿李中生躬耕於此，採自然農法，無化肥，無農藥，一種親近自然的意志，我覺得她是用咖啡豆在寫詩。最優質的豆子才能烘出最優質的咖啡豆。可惜產量少，僅在莊園和日月潭的雲品酒店販售。

我本來就習慣喝黑咖啡，也喝多了苦咖啡；她的咖啡完全不見苦澀味，輕烘焙的豆子酸味清楚，另有一種含蓄的甘味停留著，似乎是龍眼乾，又彷彿黑糖，氣味友善，厚實，溫柔，喉韻悠遠而晴朗，彷彿跟好朋友促膝對話。

那天下午我在莊園連喝三個馬克杯的黑咖啡，回酒店又喝了一杯，卻絲毫不影響當夜的睡眠。可惜巴爾札克無緣享用，否則應該會為這世界留下更多精采的作品。

每次短暫停留巴黎都特地到左岸喝咖啡，日喝三杯，朋友們總是咋舌。其實三杯算什麼？巴黎的咖啡店有那麼深厚的文化積澱，很難想像那個知名藝術家不是這些咖啡館的座上客？巴爾札克最偉大的作品幾乎是用咖啡寫成的，創作期間，除了大量喝咖啡，什麼都不吃，從短暫上癮到厭惡，他對咖啡有矛盾情結：

咖啡虐待身體，就像車夫鞭打馬一樣。神經收緊、刺激，並將產生的火花傳到腦子去。然後，腦子裡所有的東西都不見了；思緒如龐大軍隊行軍般的前進，彷彿要進行大戰一般，記憶則像是拿著隨風飄動的旗子快步迎面而來；對比像是輕騎兵一樣急如奔馬；而邏輯思考則像是火箭，它的炮火帶著呼嘯聲急馳而過；靈感則有

如射手般集中在陣地裡待命。人物開始有了造型，紙張也漸漸被墨水覆蓋。

十七世紀前，歐洲人的日常飲料是啤酒、葡萄酒；咖啡之風行，連接著新理性主義。它能提神醒腦，逐漸受科學家、商人、律師、思想家喜愛，這些勞心族群鮮少體力勞動，需要咖啡來振奮精神。咖啡館成了藝文沙龍，論壇，休閒社交所在，安頓疲憊行腳的驛站。這些咖啡符碼隨著咖啡傳到臺灣。

臺灣咖啡是荷蘭人在十七世紀引進；日據時期，殖民政府在古坑荷苞山栽種阿拉比卡種咖啡，荷苞山也因此被稱為「咖啡山」。當時所產原豆多運回日本，全盛時期號稱「遠東第一大咖啡工廠」。戰後日本人撤離臺灣，咖啡栽培沒落了很久。是九二一大地震，震醒了產業，古坑以咖啡作為一鄉一特色的重建產業，再度成為臺灣咖啡的故鄉。

古坑鄉舊稱為「庵古坑」，位於北回歸線上，日照、雨水豐沛，土質與排水都適合種植咖啡樹，所產阿拉比卡種豆，甘甜濃郁不苦澀，堪稱世界極品咖啡。希成以詩歌頌古坑咖啡：「左轉右彎都是咖啡香／山上山下咖啡屋／佔領了一座小鎮／聽覺味覺，甚至視覺／在此，特別有層次轉折／旋首，就遇見纍纍紅綠／那些陽光下的小果實／猶滴垂著啡農汗水／許多原豆曝曬在庭院／收納四野安靜，花香／山溪淙淙絮語／一些磨成碎粒粉末／開始發散山野香氣，蒸餾／自午後悠閒滴下／

／骨瓷杯中，與我／明晃晃對望，莫非／褐色深度烘焙的詩」。古坑咖啡出名了，販者多說自己種的咖啡來自古坑。

臺灣有非常優質的咖啡豆，我們卻總是在五星級酒店的早餐桌上喝到爛咖啡。咖啡跟酒一樣，也講究栽種的農莊、年分和烘焙等技術。調理咖啡並不難，咖啡豆的好壞只是基本條件，還要掌握研磨度、水質水溫和水量的控制。我在研究室煮咖啡用的是滴漏式咖啡機，圖其方便而且快速，風味遜矣。

然則咖啡有什麼好喝？幾乎所有的咖啡都帶著苦澀，周夢蝶喝咖啡，每一杯都加了大量的糖。

咖啡煮得好，杯底會殘存蜜糖香；喝咖啡貴在回味餘韻。喝咖啡最怕時間匆促，剛煮好的咖啡不僅燙嘴，且帶著苦味，並非咖啡本然之味；此時花香、酸度最明顯，不妨先聞氣，領悟其香，再啜一小口。千萬別一大口灌下去，每一小口相隔幾分鐘，仔細感受兩頰、喉頭湧現的風味，和餘韻。咖啡逐漸變涼的過程，會變化不同的面貌，完全涼透了的咖啡正是欣賞尾韻的時機。

我懷念夜宿日月潭的酒店，在雲月舫眺望湖景，啜飲著大山水晶咖啡，覺得層次感特別豐富，似乎連接著伊達邵碼頭、朝霧，金盆阿嬤茶葉蛋，日月老茶廠，活盆地，廣興紙寮，蘇媽媽湯圓……這杯咖啡抵拒昏眊的精神意志，撫慰疲倦的旅人，杯底挽留的蜜糖香，像一段咖啡戀情。

## 二奶咖啡

大家約好要去「溪洲樓」吃魚，康來新說時間還早，不如先去「大溪湖畔」喝咖啡，聊天，欣賞美景。

大溪湖畔在石門水庫岸邊，俯瞰阿姆坪最寬闊的水湄視野，露天咖啡座隔水正對著雙峰，是那種令人一眼就陶醉的風景。我點了一杯該店的招牌「二奶咖啡」，其他人都點水果茶。

這杯咖啡以義式濃縮咖啡為底，咖啡上用鮮奶、奶油製成女人的乳房形狀，維妙維肖，尖端處各放一粒咖啡豆裝點成乳頭；連附屬甜品也是乳房般的紅豆麻糬，麻糬上也各點綴著一粒葡萄乾。

二奶咖啡剛端來時我只是有點尷尬，橫陳面前的其實是兩對秀美的乳房。附屬的麻糬比較小，也比較「寫意」，相對容易對付，我一口一個很快就塞進嘴裡；可那杯咖啡上的二奶實在太引人遐思了，形狀神似得令人慌張，這杯咖啡令湯匙顯得多餘，令我一時手足失措，不知如何享受。

我甚至能感覺那對秀挺的雙峰充滿溫潤的奶味。

1870

1871

1872

1873

1874

1875

1876

1877

1878

1879

1880

1881

1882

1883

1884

1885

1886

1887

1888

1889

1890

1891

1892

1893

1894

1895

1896

1897

1898

1899

1900

1901

1902

1903

1904